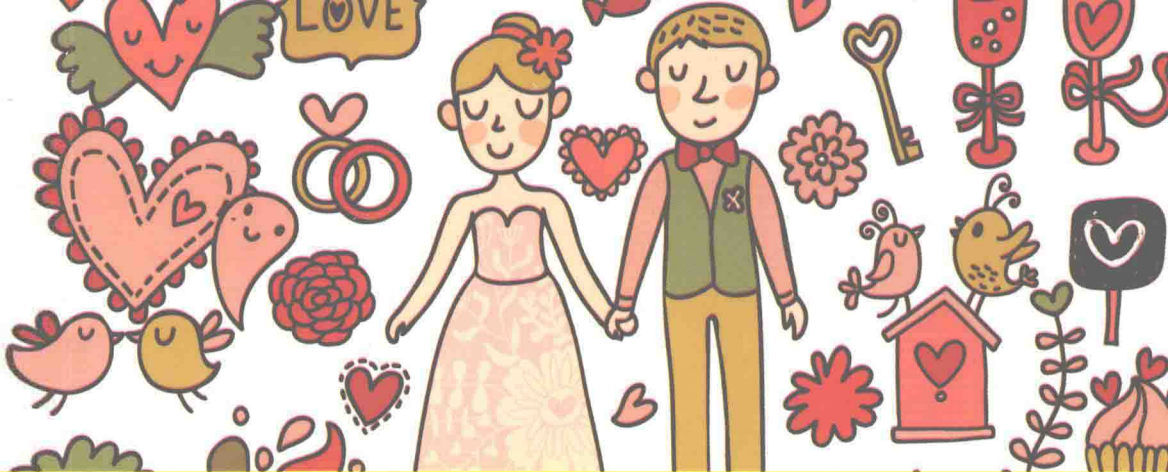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纯爱年代

CHUN ai NIAN dai

刘佳乐/著

青春派

小说作家方阵丛书

青春
我们在最美好的季节里
拥抱阳光
拥抱雨季
我们把最浪漫的诗篇
最火热的激情
挥洒在这个
青涩的年代

qing chun



中国财富出版社
CHINA FORTUNE PRESS



纯爱年代

Chun ai Nian dai

刘佳乐/著

青春派

小说作家方阵丛书

青春
我们在最美好的季节里
拥抱阳光
拥抱雨季
我们以最浪漫的诗篇
表达一个激情

qing chun

中国财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纯爱年代/刘佳乐著. —北京: 中国财富出版社, 2014. 3

(青春派小说作家方阵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047 - 5067 - 9

I. ①纯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88489 号

策划编辑 王秋萍

责任印制 方朋远

责任编辑 白 昕 白 柠

责任校对 饶莉莉

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

电 话 010 - 52227568(发行部) 010 - 52227588 转 307(总编室)

010 - 68589540(读者服务部) 010 - 52227588 转 305(质检部)

网 址 <http://www.cfpress.com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47 - 5067 - 9/1 · 0124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张 12.5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231 千字 定 价 24.8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 · 印装差错 · 负责调换

1

那一天对于姚大力来说将注定是个特别的日子，因为他翘首企盼了好久的一个人，再过不久就要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他兴奋难耐，右手时不时地敲打着方向盘，哼着曲调不准的小曲。仔细听来，似乎是当年在班级联欢会上与他合唱的那一曲《无悔这一生》。

寒冷的空气肆虐着城市的夜空，连声音似乎都被冻住了。

姚大力驾驶着黑色帕萨特在空旷的高速路上疾驰着，赶往五千米外的霖阳国际机场。一路上，他体会着这座城市在这几年取得的长足发展，感觉它就像是一部重型机器一样，从未停止过运转。

此时，路上的车辆已很稀疏。他忽然觉得一阵凄凉，一股愁绪涌上心头，短暂地取代了即将见到老朋友的那种兴奋。他觉得深更半夜还驱车奔波在外的人想必都是带着一些目的的，就像他一样，放弃了温暖的家，让自己的女人一个人在家睡觉，自己却投入到这暂时的孤寂氛围中。如果不是因为某些原因，任谁也不会如此。

姚大力把车子停好，并不急于走进航站楼，他要享受一下寒冷的空气，体会一下温度骤变给身体带来的那份刺激。他点起一支烟，将围脖拽了下来，顺便还敞开了衣领。

一架飞机从他头顶呼啸飞过，吸引了他的目光。透过吐出的烟气，他痴痴地望着那架逐渐升高又逐渐远去的飞机，表情变得凝重起来。也不知他是在敬畏那架庞然大物，还是在感叹坐在里面的那些为生计东奔西走的乘客。

候机大厅空空如也，只能看到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呆滞地靠在成排的椅子上，时而低垂着脑袋，时而左顾右盼。其他则在打盹，在半睡半醒地损耗着生命。当然，也有三三两两的年轻人，看起来二十岁出头，站在候机大厅中央谈笑风生。相比之下，他们倒是给寂寞的大厅增色不少。至于那些剩余的座位，明明已经没什么作用，却还在那里顽强地挺立着，宛如奔命于生活中的身不由己的人们。机场的电视里放着韩国节目，仿佛在向世人宣告自己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机场。

姚大力斜靠在候机大厅的一角，注视着一切活动的生命，顺便等待着那架即将到来的庞然大物，期盼着见到他的兄弟。虽然大厅里明明有许多座



位，可不知为什么，他却只想站在墙根，像一个执行任务的秘密特工。其实，了解他的人不会对他的行为感到奇怪，他之所以那样，是因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，那种不想让自己过得太安逸，多少带点自虐倾向的习惯。

随着机场广播人员清脆洪亮的声音在空旷的航站楼里面回荡，那些处在半睡半醒之间的人们慵懒地揉了揉眼皮，姚大力意识到，他马上就要见到那位久违的老朋友了，不觉间脸上又泛起了笑容。

接机的人们不断向前涌动。姚大力站在后面，举目远眺，试图搜寻那个人的轮廓。久违的人们逐一相见，幸福的笑容洋溢在彼此的脸上，一路上谈笑风生，与他擦肩而过，朝着久候的汽车走去。他心急如焚，不断探头遥望出口。然而，直到“大部队”都已经走散，却始终不见那人的踪影。不管是行李太多也好，还是故意拖慢速度，以彰显他的与众不同也好，此刻姚大力的心中始终都只有一个想法——这个家伙怎么还是那么能装。在那一刻，他脑子里不自觉地浮现出一张脸——那是那个人见到姚大力之后可能出现的似笑非笑的滑稽表情。因为姚大力非常清楚，他等待的正是一个性格怪异的家伙。

眼瞅着候机大厅就要陷入新一轮寂静，姚大力才见到了想见的人。只见他大大咧咧地从通道里走出来，身边竟没带多少行李。

“耀祖！”姚大力狂舞着自己的手臂喊道。

高耀祖看到了姚大力，也加快了脚步。他走到了姚大力面前，一句话不说便左手搂住了姚大力的脖子，用攥着拳头的右手奋力敲打着他的后背。

“兄弟，你还是那么结实。”

“你也是呀，你胖了。”

“都快三十岁了，能不胖吗？”高耀祖向后退了半步，“不过你看我这肚子还行，你摸摸。”

“去你的，谁愿意摸男人的肚子。”姚大力笑着推开高耀祖。

“走啊，哥们儿这就带你去找几个，让你摸摸女人的肚子。”

“你还是算了吧，我可不是当年的我了。”姚大力说。

“瞧你说的，当年你也不行啊。”高耀祖挑着眉毛，嘲笑道。

“得，你就拿我开涮吧。行了，快走吧，你嫂子在家等着呢。”姚大力帮高耀祖提起了唯一的一个旅行箱，转身朝航站楼出口走去。高耀祖紧随其后，嘴上不依不饶。

“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是弟妹好不好。”

“是嫂子，因为我是你哥。”

“不要脸，我是你哥好不？”

“行了，你别跟我闹了。”

“不行，你说清楚，到底谁是谁哥。”

姚大力和高耀祖一路走，一路打，一路笑，一路闹，好像两个半辈子都没有笑过的人似的。对于如今的他们来说，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他们把曾经的故事藏在心里，只需要眼神的交汇，或彼此的一句点醒，就能唤起他们共同的回忆。

“吃饭了吗？”

“吃过一点。”高耀祖笑了笑，“我等着去你家吃呢。”

“没问题，等哪天你去我家，想吃什么你尽管开口，你也好几年没吃过关燕做的菜了。”

姚大力把高耀祖的行李箱放到后备厢里，两人迅速上了车。高耀祖二话没说，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点了根烟。

“懂不懂礼貌，也不问问就在别人车里抽烟。”

“你这车里的烟味还少吗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车里着火了呢。”

这两个老小孩似的中年男人之间的关系让人难以理解，他们好像有意在找对方的不痛快，有意来挖苦对方。而被挖苦的人非但不生气，反倒乐在其中。好像被对方贬损一番，就如同获得了莫大的荣誉似的。

汽车很快就驶离了霖阳国际机场。高耀祖不想在这个鬼地方多滞留哪怕一分钟，他讨厌机场，讨厌生活的中转站；而对于多愁善感的姚大力来说，机场也绝不是个好地方。

“关燕还好吗？”高耀祖最终还是问了。这个女人虽然已经跟他再无任何瓜葛，但他还是忍不住要问。

“还可以吧，日子过得挺平静的。”姚大力说。

“有没有提起我，知道我回来，她有没有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。”

“有啊，她说她都不想跟我结婚了。”姚大力笑着说。

“这个我信。”高耀祖冲姚大力诡秘地一笑，笑得丝毫不知廉耻。

“大哥，你就饶了我吧。”

“终于承认我是你哥了。”

姚大力叹了口气，没有说话。这一声叹息把高耀祖也给整“没电”了，车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姚大力心里有些责怪高耀祖，因为是高耀祖的出现，才让他把已经忘记的许多事情想了起来。但他也明白，记忆这种东西不可能是单一的，永远都是痛苦和快乐纠缠在一起，他不能也做不到只保留快乐的

部分。

高耀祖是个天生聪明的男人，凭着对姚大力多年的了解，知道他心里有事。

“喂，我说你不至于还记着那些陈年旧事吧？”

“怎么可能呢，我早就忘记以前的事了。”

姚大力故作镇定，心想绝不能让高耀祖看出他的不自然，哪怕一丁点也不行。可是，高耀祖显然对姚大力刚才的表现放心不下，扭头对他说：“我说大力，我现在可是彻彻底底的局外人，刚才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。”

“你想哪儿去了，”姚大力唯有自圆其说，“我只是有些伤感罢了。”

高耀祖不屑地哼了一声。时隔四年，姚大力又听到了这欠揍的声音。然而，姚大力并未撒谎。经历了那么多，他如何能够不伤感呢。过去的朋友如今都已经不在他身边，而且似乎永远也不会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了。就像庭院中的麻雀，原本是一片吵闹的景象，稍有惊扰，便叽叽喳喳地一股脑飞走了。更让姚大力无法接受的是，高耀祖这家伙当年就那样一声不响地消失了，从此杳无音信。如今虽然回来了，却早已物是人非，连他都已经和关燕同居多年了。

“耀祖，你能跟兄弟我说说，那一年你为什么说走就走，甚至连你最好的兄弟都不通知一声。我想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决定。”

高耀祖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竟没注意到姚大力刚才的问话，当他回过神来时，便问道：“唉？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“我问你为什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。”姚大力无奈地重述了一遍自己的话。

“想去找一找人生的目标，你说人为什么要有目标？”

姚大力没有回答高耀祖的问题，听到高耀祖如此解释，他忍不住笑了出来，笑声中带着苦涩的味道。高耀祖竟然也能说出这样晦涩难懂还带有一丝悲凉意味的话，颇让他感到意外。高耀祖曾经也是一个十分开朗的人，向往美好的生活，纯洁的爱情。为了追求令他心动的女人，他也付出了许多。然而，他终究摆脱不了他所在圈子的局限性，或者说是游戏规则也并不过分。姚大力唯一困惑的是，岁月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便将一个人的棱角磨去吗？

“兄弟，为什么没再找个女朋友呢？”姚大力问道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没找？”高耀祖好奇地问。

“你这样的人，如果有女朋友的话会不带在身边？我才不信呢。”

“还是你了解我，”高耀祖说，“不过你说错了，我在那边有一个女朋友，不过回国之前黄了。”

“对方怎么样？”

“相当不错，个子高、漂亮，父母是在南方做服装生意的。”

“不错嘛，”姚大力感叹道，“那为什么还分手了？”

“性格不合呗。”高耀祖答道。

“我说你呀，多少收敛一下，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，需要相互理解。就你这脾气，有谁能跟你合得来。”

高耀祖没说什么，只是简简单单地叹了口气。

伴随着不断从眼前晃过的路灯，高耀祖的那声叹息更显得悲切。昏黄的灯光如同岁月的风霜，无情地打在两个中年男人那沧桑的脸上，那感觉真比北方腊月天的空气还要冰冷。带着这种悲凉的感觉，黑色的帕萨特离机场越来越远。

姚大力把高耀祖送回了他在霖阳市的家，两人还在客厅里抽了两根烟，简单计划了一下未来几天的安排。姚大力害怕高耀祖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会感到孤独，于是主动提出在这里陪他一晚。没想到高耀祖非但不领情，还说姚大力其实是对他有非分之想。最后，姚大力哭笑不得地离开了。

回到家已经是后半夜了。经过一晚上的折腾，姚大力忽然觉得肚子饿了，就来到厨房想自己煮点面条。姚大力习惯性地点了一支烟，刚抽了一口，身后忽然伸出一只手，拿掉了他嘴里的烟。

“你吓我一跳。”姚大力惊悚地抖了一下，“干吗像个鬼魂似的，把烟给我。”

“不给，不是叫你少抽烟吗？”

“这么晚了起来干吗。”

“我睡不着，想知道情况。”

“还好意思问，高耀祖对你贼心不死呢。”

“你嫉妒啦？”

“嫉妒也是应该的。”

关燕笑着从姚大力手里接过厨房的活，还从冰箱里拿出一个鸡蛋，打在锅里。姚大力一时无事可做，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吸烟。

“没救了你，早晚死于肺癌。”关燕说完这句话，就不再搭理姚大力了。

不一会儿，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了上来。

姚大力捻灭烟头，开始朝着碗吹气。



“他变了吗？”关燕还不想睡，也坐到了姚大力身边。

“变胖了。”姚大力说。

“只是变胖了？没有变得成熟一些吗？”

“目前看来，没有。”

“真奇怪，像他那种那么在乎自己形象的人，竟然也会允许自己变胖。”

对于关燕的这句自问自答，姚大力没有再说什么，而是专心吃起了面条。关燕能看出这个男人的想法，透过他的一举一动，她都能猜到对方此时的心思，这就是两个同居多年的恋人必然掌握的技能，她把这种技能称之为无声的沟通。

与其招人讨厌，不如自觉滚蛋。关燕忽然想起了姚大力经常用来自勉的这句话，便笑着进屋睡觉去了。关燕离开后，姚大力觉得轻松了许多，他也终于能够安安静静地享受眼前这碗面条了。

吃完了面，姚大力将碗筷往洗碗池里一扔，转身就想往客厅走。可他又想了想，回到了厨房，耐心地把碗筷刷干净，放到了橱柜里。

“自己要结婚了，可不能再这样随心所欲下去了。”姚大力这样想着，关了灯，走进卧室，躺在了关燕身旁。

姚大力看着已经熟睡的关燕，很难相信从前的日子就那么在一眨眼间就过去了。统一的校服，齐颈的短发，不必化妆也娇嫩无比的脸庞。这些学生时代的种种特征，如今在这个女人身上也已经完全消去了。如果上天能够让他见到上学时的那个关燕，他很想开口问一句：“你能想象十几年后我们会走到一起吗？”

随着这句幻想中的问题，姚大力的思绪飞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。

2

在盛夏里最酷热的一天，霖阳市第九中学的操场上人头攒动，学生和家长们伸长了脖子，目光一刻不离地聚焦在墙上的几张大红纸上。人群里有人欢喜，有人忧愁。其中有两个学生，并没有与家长一起来，因为他们各有各的心思：高耀祖觉得这种小事没必要非拉着家长一起，无非就是在红榜上找到自己的名字罢了。他对自己的成绩信心十足，这点从他并不急于往人群里面挤的悠闲状态中就能看得出来。

跟高耀祖站在一起的是姚大力，他同样一脸轻松，用一种很高的姿态藐视着拥挤的人群。不过，他这样做的理由可就有点悲催了，因为他几乎已经确定，红榜上不会出现他的名字，只能用嘲笑别人的心态给自己一点可怜的安慰。

“看完了就赶快走吧，还看个什么劲儿。”姚大力不屑一顾地说着，嘴角翘成了一个夸张的形状，“看完自己孩子的还不满意，非要连别人的也看看，什么心态。”

“你担心什么，反正又看不到你的名字。”

“我揍你。”

姚大力并没有生高耀祖的气，尽管他话不中听，但的确有道理。但他有时候就是喜欢垂死挣扎，不让他看一眼，他会死不瞑目的，如果他是那么容易妥协的人，他今天来都多余。

家长和学生看到了想看的内容，或心满意足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。姚大力和高耀祖走上前去，开始寻找自己的名字。

“有了，我考上二中了。”高耀祖指着自已的名字，让姚大力看，可是姚大力并没有去看。

“没有，没有，还是没有，”姚大力瞪大了眼睛，“快出现啊。”

高耀祖也认真地帮姚大力寻找他的名字。此时他也不跟姚大力开玩笑，因为他从姚大力紧蹙的眉头看了出来，姚大力现在可没心思开玩笑。

结果令人大跌眼镜，却也在意料之中。原本姚大力还幻想，万一自己运气好呢，答案能全蒙对，分数比高耀祖还高。看来这也只能是痴心妄想了。

“没事，想开点，反正咱俩还是好兄弟。”高耀祖拍了拍姚大力的肩膀。姚大力低垂着脑袋，流下了两滴眼泪。

他没让父母来是对的，因为没有人能受得了这种打击。眼看着其他同学一个个笑容满面地离开他的视线，心想那些家长们可能带着他们的孩子去吃大餐，去旅游；而他呢，注定要过一个悲惨的暑假。

如果你因此便对姚大力表现出无限的同情和惋惜，那说明你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好人，当然也可能是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。

当天下午，霖阳市农贸市场的一家电子游戏厅里，姚大力和高耀祖正在一台“97 格斗之王”的主机旁边奋力厮杀。

“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，弄半天你就会用玛丽。”

“别废话，能赢你就好使。”

结果，姚大力连赢都没赢，被高耀祖使用的“八神以鬼步”灭队。不过



高耀祖也并没有坚持多久，就在姚大力下去不久，高耀祖也被一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给干掉了。

“看来你也就能在我面前嘚瑟。”

姚大力不怀好意地笑着，高耀祖一脸无奈。两人的游戏币打光了，时间也到了傍晚，于是便决定回家。他们上午便出来了，这个时候才回去，虽然已经初中毕业，但是在父母眼里，他们依然是好惹是生非的莽撞孩子；而且姚大力还没有意识到，等他回家之后，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。

夜晚，姚家一片死气沉沉。姚大力瑟缩着身子，蜷缩在沙发上，对面椅子上坐着他的母亲李凤。一家之主姚山河依旧对家里的这种紧张关系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，一边吸着红塔山，一边翻阅着报纸。

李凤之前已经对姚大力劈头盖脸地一顿贬损，此刻是暴雨的间歇，姚大力随时做好了迎接第二轮的准备。

“山河，你倒是给点意见啊。”李凤将目标转向姚大力的父亲，让姚大力暗自窃喜。

“你着什么急啊，不就是重点高中没考上吗？没准够普高的分数线呢。”

“你看看孩子这成绩，就连普高的分数线也不够啊。”

姚大力彻底心灰意懒，这种打击简直就是火上浇油。

“实在不行就复读吧，你说呢？”李凤问道。

“那就复读吧。”姚山河很平静地说。

姚大力此刻已经不能再忍了，明明是跟他息息相关的事情，父母谈论起来就好像是身边没他这个人似的，而且他要是再不说点什么，可能就更被动了。

“妈，我不复读，别人都上高中了，我还跟一大群傻小子在初中混，这算怎么回事啊。”

“就是，又不是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，干吗非得复读啊。”姚山河放下报纸，郑重其事地说。

“刚才同意复读的是你，现在你又赞成不复读了，你到底有没有主意啊。”

“不是我有没有主意的问题，孩子才刚考完试，你先让他歇一歇，非得今天拿定个主意不可吗？”

李凤也觉得自己有点咄咄逼人。以往的经验告诉她，在决定大事时，她显然不如丈夫。可是李凤对姚大力的关心可是丝毫不输给丈夫的，所以姚山河也清楚，不给妻子吃一颗定心丸，她不会轻易罢休。

“别着急，我同学认识一些教委的朋友，改天我去找他聊聊。”



姚大力见父母的情绪都有所缓和，便趁着这个机会溜回自己的屋子，关起门来给高耀祖打电话。

姚大力本来想让这个好兄弟安慰他一下，没想到高耀祖对于姚大力的遭遇却显得漠不关心，末了还让姚大力第二天陪他去未来的学校采风。

姚大力答应了高耀祖，立刻挂掉了电话，打给第二个同学。他想好了，如果第二个不行，他就打第三个，他就不信找不到一个能听他诉苦的人。

3

第二天风和日丽、艳阳高照。到新学校采风是新学生们乐此不疲的事情：提前看看自己的学校，幻想着自己将来能够在那里有所作为、名留青史，是大多数学生都幻想过的美梦。

高耀祖当时的心态可以用气吞山河来形容，姚大力这个倒霉蛋跟在高耀祖身边，两人雄赳赳、气昂昂地一路飙车来到霖阳二中，将自行车停放在存车处，以一副领导人前来视察的架势走向二中大门。

高耀祖的自信源自于他优异的中考分数，以及他在所有考试中均列年级前五名的荣誉；而姚大力的自信则来自他的叛逆倾向。在老师的责骂声和家长的失望情绪下渐渐长大的孩子，多少都有那么一点对抗心理。总之是对新接触的事物都要对抗一下。

除了上学和放学时间以外，二中的大门始终是处于关闭状态的，只有旁边的一个小门虚掩着。小门左侧照例跟其他学校一样，是一间面积不大的门卫室。姚大力在离门卫室还有几米远的地方时就已经有种预感——他觉得门卫室的人不会让他们进去，但既然高耀祖决定走进校园里看看，那么就一不做二不休，低着头往里闯。于是姚大力加快脚步，走到了高耀祖的前面。

“等一会儿。”他们刚跨过小门几步，就听到身后传来不祥的声音。

姚大力无奈地站住了脚，转过身来，看到门卫室里走出一个身材粗壮的男人。

“你们是哪的？”

“老师你好，我们是初中毕业生，考上了这所学校，提前来看看。”

姚大力觉得高耀祖完全没必要跟这个粗鲁的男人解释得如此详细，但事实证明，那个男人得知了他们的身份之后，语气多少变得和气了些。



“高一新生啊，现在也没开学啊，开学再来吧，学校正在补课呢。”

“老师，我们不进楼里，就在操场上转转。”高耀祖和颜悦色地说。

姚大力觉得这事原本成功的希望就不大，经高耀祖这么一说，更是彻底没戏了。老师他见得多了，这种呆头呆脑的老师就是属于软硬不吃的。结果正如姚大力所料，那老师好说歹说就是不让他俩进去。

正当他俩打算放弃的时候，大门外一辆黑色的日系轿车轻轻地鸣了一声笛。

门卫室的老师顿时不再理会姚大力和高耀祖，转而去开大门。大门打开，日系轿车缓缓驶进校园。

连姚大力也不得不承认，当他第一次看见从汽车里面走出来的关燕，真心觉得她是一只被父母关在笼子里养了十几年的小鸟，即使放出去，也没有勇气飞向广阔的天空。

关燕唯唯诺诺地站在妈妈身边，连头都不敢抬。最可笑的是，明明都已经初中毕业了，却还穿着第十中学的校服。

“哼，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女孩。”姚大力不屑地哼了一声，又看了看高耀祖。

他发现高耀祖并没有注意听他说话，而是在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关燕的一举一动。高耀祖希望关燕能把头抬起来一些，这样他就能透过关燕那遮住半张脸的头发，看到她秀美的脸庞了。

“老师，我们跟车主任约好了，今天带孩子来看看学校。”关燕的妈妈跟那个老师客气地说，“您看我们把车停哪里比较好。”

“开进去往左转就行了，小姑娘考上了，不简单啊。”看门的老师脸色转变得很快，刚才还板着脸，此刻却变得和颜悦色起来。

关燕害羞地朝门卫室的老师点了点头，露出小家碧玉般的微笑。这微笑吸引着站在不远处观察她的高耀祖，以至于高耀祖没有看到姚大力的举动，也没有及时阻止他。

姚大力几步走到看门人的面前，理直气壮地问道：“老师，他们都能进去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进去啊？”

看门人似乎没有碰到过跟学生讲道理的情况，听到姚大力的话，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态。

“人家是来找人的。”看门人说。

“那我们也是来找人的。”姚大力说。这时高耀祖也走了过来，但是他的目光始终没离开关燕。

“你找谁呀？”

“我们找刘老师。”

“你可别瞎掰了，这学校里压根儿就没有姓刘的老师。”

“怎么就没有啊，我就不信了，这么大的学校就找不出一个姓刘的老师。”

“去去去，赶快走，别没事找事。”

这种赶苍蝇似的态度显然让姚大力有些恼火，他还想继续跟看门人争执几句，还好高耀祖及时过来拉住了他，生拖硬拽把他拉到了学校大门对面的马路上。看门人不想让姚大力再来找他的麻烦，便小心翼翼地将小门也给关上了。

“你拉我干吗啊，咱们得教训教训他。”姚大力甩开了高耀祖的手说。

“别在人家面前丢人现眼了。”

“怎么会是丢人现眼呢，”姚大力反应过来，“你说在谁面前丢人现眼？”

“那女孩都笑话咱们了，你看到没有？”

“没看到，”姚大力摇摇头，“哎，我说你让我陪你来干什么来了，能不能办点正事。”

“这就是正事，我要追她。”高耀祖说话的时候，目光炯炯有神，面带浅浅的微笑。姚大力觉得高耀祖的心中充满了期待，不是期待这所霖阳市数一数二的重点高中，而是期待着能认识那个女孩。在高耀祖的期待之下，姚大力也想一睹关燕的芳容，于是这两人在二中对面蹲了很长时间，门卫室的看门人也时不时地透过小窗户好奇地盯着这两人。

终于，日系轿车再次从学校里出来，直接开上了大路。高耀祖和姚大力始终也不明白，他们明明一直盯着校门，却没看到那辆车是何时开出来的。

当晚回到家，姚大力的情绪又陷入了低谷。他有点埋怨高耀祖非要拉着他去霖阳二中采什么风。校园没进去不说，还让他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——要是他也能去那么优秀的学校该有多好。他感觉高耀祖的行为就好像拿着一块肉，明明不会给你吃，却还要在你眼前晃悠晃悠，看你露出馋相后，再吞到自己肚子里。

李凤看出儿子心里有事——现在她的心态已经逐渐平和，不会再给儿子施加什么不必要的压力了——于是她走进姚大力的房间对他说：“大力，怎么了，不高兴啊？”

“今天陪高耀祖去了趟二中。”

李凤果然是做母亲的，她一下子就明白了儿子心里的那种羡慕、嫉妒的情绪，她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又上来了。

“你也想去二中吧，儿子。”

“去是肯定去不成了，但是我实在是不想复读。”

“不会复读的，那么多高中呢，肯定能上一所，你爸会想办法的。”

姚大力知道妈妈的话顶多能起到安慰人的作用，至于他能上哪所高中，依旧是没谱的事情，但是他还是喜欢听这种话。因为这种话能给人精神上的力量。没了精神，人就不能称为人。

4

虽然过程不同，结果不同，但享受的待遇却雷同，这就是典型的80后所具有的优势。80后的父母们是吃苦的一代，长大了，他们不想让这种苦延续下去，但是自己的童年已经不复再来，只好将他们的美好心愿寄托在孩子身上。

高耀祖的爸爸高建波给儿子买了当时在电脑城里最昂贵的电脑，高耀祖还用零花钱购买了全套的四驱车改装工具。姚大力则为自己添置了一台次时代游戏机，终于玩上了梦寐以求的《最终幻想7》，向全机种制霸的理想又接近了一步。

除了打游戏机，姚大力还喜欢看一些课外书，他从不读什么高深的文学作品，倒是喜欢看一些童话故事和带有幻想性的作品，像是《一千零一夜》《安徒生童话》之类的，这可能也跟他经常沉迷于游戏世界有关。看得多了，玩得多了，他也会尝试着自己写一写，但是他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些入不了他人法眼的作品，只能供自己欣赏罢了。

其实那段时间姚大力还是很在意自己的未来的，所以假期过了一半的时候，他的心也开始慌了。而就在这时，姚山河给儿子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

“今天去见了教委的一个老同学，他说大力的成绩想上普高也没什么希望。”姚山河说。

听到这话，姚大力的希望顿时像一个升到水面的气泡，瞬间化为无形。

“这可怎么办啊。”李凤焦急地看着自己的丈夫。

“别着急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”姚山河像是有意卖关子，“虽然上不了普高，但是我那老同学说，有一所省重点今年打算开个分校，属于民办公助，咱儿子上那所学校还是有希望的。”

“那不就是私立吗？拿钱就能上。”李凤对这个结果仍不够满意。

“你懂什么呀，人家那可不叫私立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是民办公助，老师都是从省重点里挑出来的，只不过学费可能高点，但是对成绩还是有要求的。我这边找找，花点钱走个后门，大力差不多就能进去。”

姚大力听来听去，到最后也没弄明白民办公助和私立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。不过，得知他还是有可能念一所高中，他也多少放心了。但是，假如这件事情真的能成的话，也就意味着他铁定不能跟高耀祖念同一所高中了。他转念又一想，觉得这种想法很可笑，就凭他的中考成绩要是能读二中，那才是对普天之下的莘莘学子最大的不公平。

姚大力度过了一段孤独寂寞的日子，因为高耀祖不久前就随同家人到海南玩了一圈，一走就是一个月。在此期间，他们只通过一次电话。而且姚大力在家里的这段时间过得也不舒服，因为不管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总是能隔着一道门听得一清二楚。姚大力上初中后，姚山河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，经常早出晚归，有时候因为应酬还会喝得烂醉如泥。李凤经常因为这些事跟他争吵。以前，她都忍了，如今却不必担心会影响孩子学习。她也似乎明白了，姚大力在家里根本不学习的事实，所以也就没必要再容忍自己的丈夫了。

耳朵遭受了一个月的折磨，姚大力终于等到了高耀祖的电话。

“兄弟，我回来了。”

“你终于回来了，明天去打游戏吧。”

“好啊，你来找我吧，我在家等你。”

第二天，姚大力迫不及待地就去见高耀祖，可是高耀祖上来问的第一句话就让他感到很痛快。

“兄弟，学校有着落了吗？”

“先别提这个了，海南好玩吗？”

“没什么好玩的，要不是陪我那几个亲戚，我早就回来了，还是襄阳好。”

“那当然，在一个没有兄弟和哥们儿的地方，风景再美也没用。”

高耀祖点了点头，似乎十分赞同姚大力的话。高耀祖刚到家一天，还有点疲惫，所以他决定不骑自行车，让姚大力带他。等高耀祖坐到了自行车后

面，姚大力二话没说，蹬着自行车就出发了。

他们这次活动可算不上顺利。在骑行的过程中，自行车的速度过快，遇到一个十字路口，姚大力想秀一下车技，于是拐了一个公路摩托车似的急转弯，可自行车后轮承受不了如此大的重力，在惯性的作用下，顿时折成了九十度直角。姚大力和高耀祖同时倒向右侧，姚大力擦伤了手臂，高耀祖的脑磕出了一个大包。

“你还能不能行。”高耀祖咬着牙站了起来。

“这车怎么这样。”姚大力皱着眉头说。

他俩呆呆地盯着报废的后轮看了一会儿，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“你个傻子。”高耀祖说。

姚大力承认自己很傻，所以没有反驳，只是一个劲地傻笑。

自行车看来是不能骑了，他俩一个人抬着后座，另一个人在前面掌握方向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修自行车的大爷。修车大爷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盯着那辆自行车。那眼神好像在告诉他们，这是他这辈子接过的最有挑战性的活了。

“能修好吗？”姚大力对修好后轮不抱什么希望，他觉得换轮胎是在所难免的了。

“没问题，看来问题不大。”修车大爷的自信让姚大力和高耀祖为之一愣。

他们站在那里，看着修车大爷娴熟地修起来。只见修车大爷用手中那些灵巧的工具，将车条一根根卸了下来。车圈没有了支撑，扳过来就容易得多了。之后，那修车大爷又用锤子进行细微的修正，那态度真是一丝不苟。不知不觉中，姚大力和高耀祖竟然沉浸在这种观看修自行车的乐趣当中了。

“以后考不上大学，修车也不错，是吧。”姚大力对高耀祖说。

“好啊，以后你就干修车，要是自行车坏了，就都到你那里去修。”高耀祖说。

“这活可不是你们干的，”修车的老大爷边修边说，“只有我们这样没出息的人才干，因为也干不了别的呀。”

“我不觉得修车是没出息的工作，有自行车就总得有修车的，修车挺有意思的。”姚大力反驳道。

高耀祖并没有把姚大力的想法当回事，但姚大力的确是这么想的。他对体力劳动有一种崇拜感，觉得那才是男人应该做的工作。正是这种心态，才使姚大力在未来的漫长日子里，始终保持着他所认为的男儿本色。而正是这